

第一章 清貧長公主

「長公主、長公主，好消息啊！」

一名身著棉布衫裙，綰著雙丫髻的少女喜孜孜地衝進了一座兩進的老舊小院，因為太興奮了，關門時順手一拉，那沒門上的門扉砰地一聲又打開來，兩側的竹籬笆都搖晃起來。

少女一路跑過綠葉成蔭的瓜棚，垂下來的瓜已經有半個拳頭大，還不能吃，卻打得她額頭一個紅印。

少女啐了一聲，撫額彎身出了瓜棚，又差點撞翻曬著梅子的筲箕，嚇得她連忙停步，險險的把歪了一邊的筲箕扶住，小手隨意把滾到一邊的梅子攤開。

只是進個門就這麼大動靜，屋子裡行出一個中年嬤嬤，瞧少女冒冒失失，哭笑不得地上前點了下她的腦門兒。

「雪雁是妳呀，我還以為山豬闖進來了！」那嬤嬤姓周，面容有些嚴肅，語氣卻甚是慈和。「別再稱呼長公主了，姑娘不愛聽，都六年了妳這習慣還改不過來？姑娘現在好不容易有了點精神，正在指點小公子作畫，妳可別擾了他們。」

雪雁吐了吐舌，聲量隨即放小。「我、我這不是太高興了嗎？一下子忘了長公主……啊不，是姑娘身體不舒服，那我現在可以進去稟報了嗎？」

周嬤嬤還待說些什麼，一道細柔卻有些中氣不足的嗓音已經由屋內傳來。

「雪雁妳進來吧！」

雪雁眉梢一揚，連忙和周嬤嬤入了屋內。

堂屋正中的四方桌前坐著一個年約五歲的男孩，執著一枝最細的鬚眉筆，筆是湖州出產的紫毫，只用山兔背上一小撮尖毛製成，男孩細細地在紙上勾勒著葉紋，縱使年幼，畫出的圖案稚嫩，卻初見筆力。

男孩身邊坐著一名纖細的女子，眉目如畫，氣韻天成，一身樸素的平民裝束也未能減損其貴氣半分，只可惜如此過人姿容，臉色卻是不自然的蒼白，雙十年華該有的豐潤雙頰都瘦出了骨頭的線條。

此時已屆暮春，女子卻仍穿著襖子，腿上蓋著棉毯，若非怕那孩子受熱，搞不好都要點起炭盆來。

雪雁進了門後就乖乖噤聲了，待男孩畫到一個段落，喜孜孜地將畫舉在病弱女子眼前，女子挑眉細瞧了一下，才笑瞇了眼。

「很不錯嘛！顧小公子，就你這資質魯鈍的小毛孩也能畫成這樣，不枉你娘親我掏心掏肺的教你……」

「娘，妳昨兒才說是我天賦異秉！」男孩抗議道。

「我有說嗎？」病弱女子偏頭想了一下，然後突然撫著額，假惺惺地喊暈。「我昏了我昏了，我記不得了……」

「娘！」男孩跺了跺腳。「妳又裝昏！妳說過我畫完就可以吃點心的，不能賴皮。」病弱女子見狀一樂，非得逗得兒子氣惱，她才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吧好吧，你可以吃點心了。瞧你那饑樣，方才畫圖時我都怕你口水滴到畫上了！」

男孩歡呼了一聲，才不管方才自己又被親娘損了一頓，小手在周嬤嬤端來的盆子

裡洗淨後，就抓起盤子裡的紅豆糕大嚼起來。

病弱女子見狀搖頭失笑，才轉向站在旁邊也忍俊不禁的雪雁。「換妳了，方才妳傻樂什麼呢？」

「姑娘！餘生居士的那幅〈雪中紅梅圖〉賣出去了，足足賣了三百兩呢！」雪雁由懷裡掏出幾張銀票，呈到了桌子上，而後喜上眉梢地道：「咱們不會斷糧了，終於能飽餐一頓！」

「這不是應該的嗎？已經比我想像的慢了。」那病弱女子得意地昂起下巴，許是被雪雁的情緒感染，臉上微微有了血色。

「是是是，姑娘是最厲害的！餘生居士的畫一出，旁人那個……誰與爭鋒！」雪雁笑嘻嘻地將銀票交上。

「喲，跟在姑娘我身邊，妳長進了，誰與爭鋒都說得出來。」病弱女子失笑，將銀票取來看了看，而後分成了三份，對周嬤嬤說道：「這兩百兩給李公公，二十兩留著買藥，剩下八十兩，足夠支應我們接下來超過半年的開銷了……」

周嬤嬤卻是皺起眉，在心中罵了李公公一句老匹夫，才不贊同地道：「姑娘，李公公那兒留兩百兩會否太多了？不若妳拿一百兩買藥，咱們留一百兩，讓小公子也能吃好些，剩餘的一百兩給李公公好了。」

女子卻是搖頭，笑得有些無奈。「再一個月就是清明了，皇宮會遣官前來皇陵祭祀，給李公公的錢少了，他事情辦不好怎麼辦？到時候錯可是落在我們頭上。妳知道的，我們不能冒險。」

周嬤嬤與雪雁相對無語，反倒是那小男孩吃完一塊紅豆糕後，突然抬起頭，看著女子脆生生地問道：「餘生居士不就是娘嗎？為什麼娘賣畫賺的銀兩要分給李公公呢？」

若是換了個人，或許會將一些醜陋之事美化掩飾一下再告訴孩子，免得影響了孩子的天真單純，可是女子卻不然，她摸了摸孩子的頭，相當誠實地說道——

「因為那李公公是個貪婪成性之人，咱們住在皇陵，就不得不聽他的……」

皇陵，位於京師西北百里遠的天壽山上，牌坊碑亭宮殿神道縱深十四里，墓塚位於最末，置放了歷任皇帝、嬪妃及夭折皇子的棺廓。

皇室安葬事務由宗人府掌事，如今的宗人令是禮親王，然而這也只是一個虛職，凸顯禮親王的地位高貴、立場超然，事實上一應祭祀事務都是由禮部安排。

皇陵的雜務則由內務府派遣內侍做為總管，統領太監官女若干，或是由一些被貶斥幽禁的皇室中人做主處理。

現任皇帝登基多年，只貶斥過一個明珠長公主殷晚棠至皇陵。

按理說來，明珠長公主便該是皇陵中最有權勢的人，平素皇陵的維護及祭祀她都要負責，偏偏她被削去了長公主稱號，只以皇女身分待在皇陵，這便有些尷尬了。兼之殷晚棠體弱多病，在偷偷生下兒子顧萱懷後更是雪上加霜，並沒有太多餘力管事。六年過去也不見皇帝關心過她，服侍她的宮女內侍們捧高踩低，漸漸地一個個棄她而去，也就只剩下一個死心眼的小宮女雪雁，以及曾在太后跟前服侍過的周嬤嬤忠心如故，死也不肯背主。

而下人之中最囂張的自然就是內務府派來的總管李公公，在確定明珠長公主失了帝心起復無望，便露出了真面目，貪墨了宮中撥給皇女的分例不說，之後發現了殷晚棠祕密產子，自認拿到了她的把柄，就更肆無忌憚。

因著如今陛下祭祖多在皇宮中的太廟，皇陵這裡幾乎都是遣官代表，既然皇帝不親自來，李公公索性將病弱的皇女殷晚棠由皇陵的宮殿中趕出去，自己鳩占鵲巢，享受著皇家待遇，卻又不敢將人放得太遠，便將她安置在皇陵附近的莊園裡。

這莊園其實可以視為一個小村落，裡面住的人家都是吃皇陵飯的平頭百姓，有的是花匠木匠，有的是磚瓦工人，有的是佃農肉販，有的是車夫馬夫等等。

殷晚棠即使受到了如此錯待，卻因皇命無詔不得回京，京中沒人知道她的情況，又或者知道了約莫也不想搭理。

她的下人們倒是可以自由出入京城，但李公公威脅要將殷晚棠有個兒子的事情張揚出去，不管是周嬤嬤還是雪雁，誰又敢去告發他？

一開始殷晚棠還有些金銀頭面、御賜珍寶等物可以應付李公公的索求，但財物總有用完的一日，逼不得已她只能賣畫維生，一方面應付李公公，另一方面維持她的湯藥不斷，以及養活一大家子人。

或許也是自知時日無多，「餘生居士」便是殷晚棠替自己取的別名。

她自幼習畫，於此道極有天賦，又與西洋來的傳教士學習了外邦的繪圖技巧，一開始教她作畫的畫師才教幾年就甘拜下風，自認教無可教，掛冠而去。

天朝畫重意境神韻，西洋畫強調真實形似，殷晚棠的畫風中西合併，有著豐富的色彩及光影，又兼具揮灑自如的氣勢，形成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獨特風格。

殷晚棠病弱，每畫完一幅畫都會元氣大傷，需臥床數日湯藥不斷才能緩過來，如此一來餘生居士畫作不多，卻反而炙手可熱起來，讓她終於也能支應起家計。

為了解釋李公公的貪婪，殷晚棠平鋪直述地向兒子顧萱懷說明了這一切，不帶一點自憐，也沒有惡意的醜化。

這個孩子遲早要離開她的身邊獨立，所以他必須了解自己究竟是什麼境遇，學會獨立思考與分辨善惡，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樣懵懵懂懂的長大。

果然，顧萱懷聽完李公公如何貪墨後，沉默了一會兒，小臉認真地說道：「李公公這麼壞，我們不能告發他嗎？」

「暫時不能呢！」否則她可能連兒子都留不住。殷晚棠苦笑，「或許等你皇帝舅舅哪天想起我們來了，李公公自然就會被懲罰了。」

「可是他一直欺負我們，我不服氣。」殷萱懷小臉氣鼓鼓的。

這可愛的小模樣實在勾人，殷晚棠忍不住捏了下他的臉。「你這麼想吧，如果我們沒有被趕出來，那就只能待在皇陵裡，每天看的都是一樣的風景，往來的都是一樣的人，暮鼓晨鐘的那多無趣呀？現在我們雖然住得簡陋，可是我們可以和李伯伯學怎麼侍弄花草，可以和趙婆婆學種菜養雞，要吃什麼買什麼都方便，不必動輒得咎，甚至你想和莊子裡的孩子們一起上樹掏鳥蛋、下河抓魚蝦，都不會有人過分管束你，這樣不好嗎？」

以前她也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皇室貴女，架子擺得高，氣勢撐得足，看人都用眼

角，行事尖銳不願受任何一點氣，最終把自己戀慕的男人推得越來越遠，這樣的明珠長公主連她自己都不喜歡。

曾幾何時她褪下長公主的尊榮後，病得生命只剩一點兒時光，她便不想再活在桎梏及假象之中，決定做回最原本的自己。

所以幾經磨難，身負沉痾，本性樂觀爽朗的殷晚棠仍然笑得恣意，活得暢快，想做什麼就做，想玩什麼就玩，不怕髒、不怕苦，每多活一天都是她偷來的。

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有著如此豁達灑脫的心境，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。

「娘說的好像也不錯……」顧萱懷歪著頭，慢慢地梳理著內心的矛盾。

「所以我們給李公公銀兩，買的是自由自在啊！」殷晚棠輕輕笑了起來，覺得自己的一顆慈母心都快被兒子的一舉一動給融化。

「我明白了！」顧萱懷終於想出了一個他覺得自己內心可以接受的尺度，也笑得露出了珍珠般的小牙齒。「給李公公一百五十兩，買我們的自由自在。娘的湯藥留七十五兩，家裡留七十五兩，這樣我們已經可以天天吃肉了……」

畫完了一枝帶葉的海棠花，顧萱懷用完午膳睡了一場午覺，起身後便出了門，和莊子裡的孩童們一起瘋玩了。

待他離開，殷晚棠也默默地完成了一幅工筆畫，畫中赫然是顧萱懷稍早習畫海棠的畫面，還有雪雁冒冒失失闖進門、周嬤嬤規矩嚴肅地立在一旁……這些場景，被她簡簡單單幾筆勾勒得栩栩如生。

只不過這幅工筆畫是白描的，沒有一絲色彩，因為她不久前才完成一幅雪中紅梅，病了好一陣才勉強恢復過來。

如今的精神體力已不足夠支持她細細的描繪上色複雜的圖案，但是孩子習畫那可愛的模樣，她總想紀錄下來，就算明天就告別了這個世界，孩子的一切也已經藉著畫筆深刻地刻進了她的骨子裡。

她一收筆，旁邊的周嬤嬤立刻將畫具紙張收了起來，一副就是不許她再畫的意思，桌面上取而代之的是雪雁端來的一碗人蔘清雞湯，還冒著騰騰熱氣，一老一少時間銜接得相當完美，讓殷晚棠不由失笑。

「好了好了我不會再畫了，妳們不用緊張，要再不停筆，嬤嬤妳肯定能把雞湯直接灌到我嘴裡。」她喝了一口湯，是撇去了油的，前一陣子手頭拮据，好一陣子沒喝肉湯，還真有些想念這味道。

她其實並不挑食，但就是吃不胖，想來是身體的病痛在作怪。

又多喝了幾口湯，肚子有了些飽足感，她放下了碗，伸手去攜顧萱懷畫的那幅海棠，然後左瞧右看，怎麼看怎麼好。

「嬤嬤，雪雁，雖然我老愛逗萱兒，但妳們看萱兒的畫技是不是大有長進了？」殷晚棠很是驕傲，一個才五歲的孩子，筆觸仍然幼稚，圖案也有些歪斜，但能把海棠畫得有模有樣，光影比例都考量到了，已是相當不容易。

「小公子是像了姑娘啊！小小年紀畫技就如此不凡。」周嬤嬤笑道。

「像我哪裡好呢？像他爹才好呢！聰明又會讀書。」說到那個男人，殷晚棠明亮的眸光微微一閃。

畢竟當初是她害那男人結了一場不情不願的親事，縱使後來兩人的分離並不愉快，對他，她只有無盡的遺憾，卻沒有怨恨。

過去那種飛蛾撲火似的熾熱愛戀她如今已承受不起，早就在顧萱懷出生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心思都轉為溫柔的母愛了。

她有把握，若是再見到那男人，她也能不起波瀾，與他和顏悅色，笑談紅塵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

「小公子讀書也很不凡啊！才五歲，三百千裡頭的字幾乎都會寫了！」周嬤嬤回的話打斷了殷晚棠的沉思。

她連忙又喝了一口雞湯，掩飾了一下方才自己的失神，然後苦惱道：「我替萱兒開蒙還勉強，但之後要學些正經八百的學問了，卻是不適合由我來教，否則教出一個開口閉口只會叫娘的小慫包怎辦？」

那是不可能的！就憑姑娘妳現在這野性子，怎麼也教不出小慫包……周嬤嬤好不容易把心裡的話吞下去。不過這不代表她不認同殷晚棠，畢竟曾經的駙馬爺是狀元郎出身，那些四書五經該怎麼讀，誰能比他清楚？

「那讓小公子去上學堂？」周嬤嬤開始思索起可行的方法。

殷晚棠搖搖頭。「萱兒是皇女之子，按理來說宗學他倒是能去，可他的身分到如今還是保密的，除了妳們和李公公，沒有人知道他是我的孩子，所以宗學就別想了。如果是東宮書房，如今我沒了長公主之位，萱兒更不可能去做皇子表哥們的伴讀，何況根本沒人認識萱兒這個表弟……若是去好一點的學堂，幾乎都在京裡，我是不願讓他此時入京的，而京城外的村莊城鎮也有村學私塾，但離得太遠，那水平還不如我來教呢……」

其實顧萱懷從小就被教導在外人面前不准喚娘，就怕不小心把他的身分洩露出去。不管是皇陵莊園裡的百姓，或是以前在皇陵中服侍過殷晚棠的宮人，都以為顧萱懷是周嬤嬤的遠房姪孫，所以他要入京其實無妨，被認出的機會不大。

但殷晚棠就是沒來由的害怕，或許是在皇陵住久了，京城那個地方之於她就如同吃人的猛獸一般，就怕有個什麼萬一，顧萱懷再也回不來。

絮絮叨叨說了這麼多話，說得體弱的她都有些喘了，連忙又喝口湯壓一壓，覺得胸口的不適好些了，殷晚棠才又說道：「萱兒的天分極好，在讀書這件事情上我是不願將就的，看來最好的方法，只有……」

她的語聲停頓了一下，接著遲疑道：「嬤嬤，那個人到地方任官，如今也滿三年了吧？」

周嬤嬤知道她在說誰，表情慢慢凝重了起來，不自然地點點頭。「駙馬……不，是顧大人，任太原知府去年正好滿三年。」

「那也該回來了啊……」殷晚棠漸漸沉默，考慮著某種可能性，這偏著頭苦思的模樣，看上去和顧萱懷還真有些神似。

此時出門玩耍的顧萱懷回來了，他邁著小短腿一路衝進堂屋，明明還是春天，卻是玩得滿頭汗。

殷晚棠與周嬤嬤隨即停止了談話，看到這小子喘得坐不住，前者不由沒好氣地調侃道：「顧小公子身手真俐落，這一路跑來沒撞倒瓜棚也沒掀翻曬梅子的簷簷，比雪雁高明多了。」

這言下之意就是在嫌他魯莽，顧萱懷一頭扎進了殷晚棠的懷裡，聲音有些悶地說道：「娘我不會了……」

此時雪雁已經取來水盆，殷晚棠拉開他替他擦身子，卻沒錯過他有些沮喪的神色。

「怎麼啦？和大胖他們玩不好了？」

顧萱懷聞言小嘴扁了扁，末了還是又撒嬌地靠在母親身上，不高興地說道：「大胖他爹說要去京裡運花材，大胖吵著要跟去，他說京裡很好玩，什麼吃的玩的都有，那我也想去啊。」

他說到這裡，殷晚棠已經能猜到他受什麼打擊了，不由心疼地撫著他的頭，有些自責。

雖說插科打諢，對這個孩子，她是真心覺得抱歉，因她祕密產子，連孩子的真實身分都沒幾個人知道，又因為自己的私心及恐懼，至今不敢讓他入京。

果然，顧萱懷嘟著嘴道：「大胖說叫你爹帶你去啊！可是我就沒有爹嘛……」

殷晚棠隨即擺出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。「誰說的？娘不是告訴過你，你有爹的啊！」

「那我爹是誰？他跑去哪裡了？為什麼這麼久不來找我？」顧萱懷眼眶都有些紅了，每次看別的孩子跟在父親後頭跑，或是被父親抱在懷裡、扛在肩上，他都羨慕極了。

「你爹叫顧延知，他可厲害了，曾經是狀元郎呢！」殷晚棠用手沾了水，在桌面上寫下顧延知三個字，目光有一瞬間的怔然，心跳也有剎那的失序，卻很快被平靜的聲音取代。

「他不是不來找你，是沒辦法，因為他到山西做官去了，任官太原知府。太原你知道嗎？從咱們這裡過去，還要翻過太行山……」殷晚棠在廳裡掛著一幅輿圖，是她親手畫的，雖說顧宣懷的身分祕而不宣，但身為皇家血脈，還是要對江山有一定的了解。

她比了比京師與太原的距離。「太原知府，那是四品官啊！在京師四品官聽起來不怎麼樣，但是在太原，四品官就是地方一霸。你爹的官聲極好，又在剿匪上立了大功，最近他任期屆滿，應該就快回京了。」

關於顧延知的事，她多多少少都有在關注著，不過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怕哪天孩子問起，她也有話說。

今兒個不就用上了嗎！

「聽起來好厲害啊！」顧萱懷眼眶不紅了，反而閃閃發亮起來。

「是啊！是很厲害。」她這個簡單的評價不帶一絲個人好惡，是真心如此覺得。畢竟顧延知剛考上狀元沒多久就成了駙馬，依律駙馬不得任官，之後與她和離，短短幾年就升到四品的知府，故而顧延知受過同僚不少排擠與欺凌，閒話與白眼

更是沒少過。

可他都一一挺了過去，還能做出不俗的政績，打了一整片朝廷官員的臉，一般虛有其表只會假清高的文人可做不到。

「那爹回京後，會來找我嗎？」顧萱懷期待地問。

殷晚棠很清楚的感覺到自己的心臟停了一瞬，然而很快地她便恢復了過來，若無其事地輕聲說道：「他還不知道萱兒呢……不過你放心，就算他不來，娘五花大綁也會把他綁來的！」

顧延知由太原回京述職，除了車夫，只帶了一名小廝及兩名護衛。他是寒門出身，即使在富饒的太原任官三年，亦沒有養得起一屋子隨從的本錢，所以只能低調的輕裝簡從。

春季多雨，行車不便，他自年後出發，走了一個多月才終於抵達順天府。

眼見京城就在不遠，卻因為時候已晚，城門都要關了，再走下去肯定會被堵在城外餐風露宿，逼得一行人不得不停下馬車來，尋個地方打尖。

車夫說道：「顧大人，此地離京只有百里，雖是官道，因為是皇陵近郊，卻是沒有任何村子的。若是是要在此停留，小的知道附近有皇家的莊園，裡面住的都是替皇陵做事的百姓，大人是官身，應當可以在那裡借宿。」

顧延知不語，目光遙遙望向京城的方向，那裡有他最不堪的回憶，也有一個他忘不掉的女人。

可笑的是，自己都離開這麼多年了，要回京竟還有些近鄉情怯，只是這情是為哪樁，恐怕他自己都說不清楚。

「那就去那裡吧！」顧延知眨了眨眼，很快把心中的感慨壓下。

其實不立即回京也好，再多給他一個晚上緩緩，橫豎他又不是富家子弟，住在貧困的地方也能習以為常。

車夫領命，吁了一聲便讓馬車駛了個彎，朝向皇陵的莊子行去。

待馬車行至目的地，早已月明星稀，莊子裡的住戶燈火熄得早，遠遠望去一片漆黑，春日的晚風吹拂過一片花田，帶來一絲含著香味的涼意，並不顯陰森。

唯一一戶還亮著燈的小院看上去頗為寬敞，小廝如思在問過顧延知的意思後上去敲門，不一會兒裡頭傳來應門聲，那細嫩的聲音卻讓外面的幾個大男人愣了一下。

門只開了一個縫，露出的半張臉果然是個少女，那少女認真地從縫裡打量著屋外的幾個人，目光停在顧延知臉上時，突然倒抽一口氣，砰的一聲又把門給關上。一陣夜風刮來，讓眾人忍不住打了個寒噤，在這春意微寒的夜，吃閉門羹挺不受的。

如思又上前敲了幾下門，等了好一會兒，最後苦笑起來。

「大人，屋子裡怕是只有女眷，不敢開門——」

然而他話才說到一半，門卻是又開了，剛才的少女僵硬地問道：「諸……諸位大人有事嗎？」

如思連忙指著顧延知說道：「這位是太原知府顧大人，因為回京錯過了城門宵禁，想在此借宿，不知方便？」

「方便的方便的，幾位大人快請進來。」少女便是雪雁，方才看到顧延知帶人來敲門差點嚇壞，她是記得這位前駙馬的，隨即連滾帶爬的跑回內院通報殷晚棠。殷晚棠一聽也白了臉，幸好周嬤嬤還算鎮定，猜測對方不一定是知道了什麼所以才來尋姑娘，說不得只是借宿，畢竟眼下已晚，附近又杳無人跡，便讓雪雁再出去試探。

如今一問只是來借宿，雪雁也鬆了口氣。姑娘說過若顧延知等人真是借宿，那就隨之任之，橫豎他們又不會闖進後院，於是她便提著燈領人入門。

幸虧這是個兩進的小院子，後院與前院隔著垂花門，垂花門一般為便利通行都是敞開的，這會倒是關上了。

雪雁讓一行人休息在前院的一排倒座房中，顧延知身分不同，不好與下人擠在一塊兒，她便搬了被褥到西南角的書房裡，裡頭有一個臥榻是讓顧萱懷午睡用的，榻面不小，現在給顧延知睡正好。

「顧大人，這是我們小公子的書房，因後院不方便開啟，寒舍簡陋，只能委屈大人暫歇此處。」雪雁恭敬地說道。

「此處甚好，正適合我處理些公事，請姑娘替我謝過貴主人。」顧延知也不強求，事實上這居住的環境已經比他想像的好了很多。

屋裡雖是老舊了些，但窗明几淨擺設清雅，案上文房四寶俱全，還有個小書櫃，擺的都是些啟蒙之書，牆上貼著幾幅畫，畫風幼稚，但筆觸初見功底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，可見這小公子的年齡應該不大，家中還有善畫之人為其啟蒙。

不一會兒，如思請他至倒座房去沐浴，畢竟在人家的書房裡洗澡總是古怪。顧延知一路風塵僕僕，沒想到還有機會梳洗，便暢快地洗漱了一番。

主家相當周到，給他的浴桶裡居然還放了地骨、艾草、香茅、首烏藤等安神舒緩的藥材，令他洗完神清氣爽。

踏著夜色回到書房裡，桌上已放了幾道菜，野芹香干、油燜筍、韭菜炒蛋，主食居然不是餅子而是米飯，雖沒有大葷，但菜色清淡不俗，處處貼合了顧延知這個南方文人的心意。

他猜想，以這屋子的老舊程度來看，這幾道菜可能已經是屋主所能拿出來最好的菜色，心裡不由更加感謝。

於是他又心滿意足地用了一頓遲來的晚膳，還不忘叫如思去感謝主家的體貼。

待如思離去，顧延知開了窗子，散散屋子裡的氣味，卻一眼瞄見書房外的角院裡，一個生得玉雪可愛、年約四五歲的小男孩坐在了院中石椅之上，圓圓大眼直往書房裡看，與他對個正著。

顧延知對孩童沒有什麼好惡，但這個孩子第一眼就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，很得他的眼緣，他便朝孩子點了點頭。

那孩子見他回應，隨即眉開眼笑，可能是見他一身書卷氣，便跳下石椅，立在原地執了個童子禮，問道：「先生您是誰啊？」

活了這麼久還是第一次被叫先生，挺新鮮的，顧延知疏淡的眉眼柔和了幾分。「我是你家的客人，我姓顧。」

「那真是太巧了，我也姓顧。」顧萱懷莫名地喜歡這個客人，尤其客人還如此和善，他笑得更燦爛了。

「外面夜涼露寒，你進來吧。」顧延知說道。

豈料，顧萱懷搖了搖頭。「娘說前院來的客人是大官，叫我不要衝撞客人，可是我好想看看大官是什麼樣子的，您帶來的護衛大哥們叫我別進屋，我坐在這裡看就好，希望先生不要怪我啊！」

「你小小年紀便如此知禮，何來怪罪？」如果說方才顧延知對這孩子產生好感是因為對方玉雪可愛，那現在發自內心的喜愛，必然是因為對方懂事明理。

這主家對孩子的教養相當不簡單，顧延知覺得就算換成了自己，空有一個狀元的頭銜，肯定也教不出如此靈慧的孩子。

「那麼你現在見到我了，有什麼感想嗎？」顧延知刻意問，他也想知道自己在孩子心中是什麼印象。

顧萱懷認真地看了顧延知，然後用力點頭說道：「先生肯定是個好官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先生位高權重，和我一個小孩子說話卻如此和藹，沒有擺官架子，這不就是書上說的愛民如子嗎？」顧萱懷說得理所當然，他可是見過李公公那囂張跋扈的模樣，娘說李公公還不算正式的官員呢！

聽到愛民如子，顧延知忍不住笑了。「你這麼小，竟也讀過《禮記》？」

「只讀過一點點。」顧萱懷小手兩指比出了一個微小的距離，然後學大人那麼搖頭晃腦的一嘆。「可是我娘說她教不了我了。」

「這是何故？」顧延知有些不解。「她教得很好，將你教養得很出色。」

「娘只幫我啟蒙，其他正經的學問她不好多教，怕把我教成只會喊娘的小慾包。現在是找不到好夫子她才先教著，等到我爹回來，由我爹來教比較好。」顧萱懷很知道自己的情況，他母親也從不瞞他。

聽到小慾包，再看看眼前這個分明很大膽的孩子，顧延知眼角浮起笑意。「你爹……未必能教得比你娘好。」

他是認真這麼覺得，聽起來這孩子的父親不知為何不在此間，人品學問如何尚未可知，但就眼前與孩子的應答觀之，孩子的母親肯定是一個有意思的人，而且德才兼備。

顧萱懷卻是對自己的父親有莫名的信心。「我爹肯定能教好我的！娘說我爹是狀元郎呢！」

狀元郎！顧延知內心像被什麼重擊了一記，幾乎是屏息地仔細打量著顧萱懷，頓時腦海一陣明悟，眼瞳都縮了起來，似乎有些明白方才第一眼，自己為什麼覺得他熟悉了。

好半晌才長吁口氣，他若有所思地說道：「這一切，還是得等你父親見到你母親才能確定。」

「先生說的是。」顧萱懷也很期待那一天呢！

聊了這麼會兒，夜色益發深沉，顧萱懷輕輕啊了一聲，連忙又向顧延知行了禮，

「先生我得走了，否則嬤嬤找不到我可要惱了。」

說完也顧不得顧延知的反應，拍拍屁股便急急忙忙地出了角院，畢竟還是個孩子，即使已經儘量表現出禮數，最後還是免不了童稚的天真。

看著那小小的背影消失，顧延知卻是一顆心沉了下來，輕輕喚道：「如思。」

一會兒，如思便從顧萱懷消失的院門鑽了出來，還不待進書房，便見到自家主子冷沉著表情立在窗口。

「明日啟程之後，你暫留在此，向周圍人家打聽一下，此間主人姓啥名誰，為什麼會住在這裡……」

隔日一大早，顧延知一行人託雪雁向主家告別，還從雪雁這裡拿到一個熱騰騰的食盒，送出了謝銀卻被推拒，只得再三道謝才乘著馬車離開。

一直到聽不見車輪那骨碌碌的聲音，雪雁才雙肩一垮，像鬆了口氣似的進了屋，仔仔細細地將大門關上門緊，快步回到堂屋。

堂屋的桌上擺了朝食，有著養胃的豬肚雜糧粥、一碗餛飩湯，幾碟醬菜，對有錢人而言這些都是上不了檯面的粗食，但對殷晚棠等人來說已經是難得吃得到的葷腥了。

這時間肚子該餓了，但食物卻是沒有人動一下。

「姑娘，顧大人離開了。」雪雁向殷晚棠稟報道。

提心吊膽了一整晚的殷晚棠，連早膳都吃不下，聽到人走了，這才拍拍自己的胸口，「嚇死我了嚇死我了，顧延知怎麼會突然在這裡冒出來，害我一晚上沒睡好。」

周嬤嬤瞧她那沒出息的樣子，一邊替她舀著豬肚粥，一邊失笑道：「姑娘不是知道顧大人最近回京？錯過宿頭來借個宿而已，有必要怕成這樣？」

「那不是……那不是有事瞞著他嗎……我主動告訴他，和被他拆穿，那是不一樣的呀……」殷晚棠很是心虛的喝了口粥。其實雜糧煮成粥有些刮喉嚨，但那股溫暖由喉頭直下胃部，混身冰涼的感覺才算舒服一點。

周嬤嬤嘆了口氣。「姑娘，妳不欠他的。」

殷晚棠也覺得自己不欠他的，縱使過去有諸多對不起他的地方，最後也都償還了，就算與他直視，她也能不低下那驕傲的下巴。

但為什麼她還是畏於見他呢？顧萱懷的事遲早要告訴他，那其實不能算是她心虛的理由，最可能的還是如今她一身病弱，樸素且憔悴，已不再是過去那風華絕代的明珠長公主，她不想在他眼中瞧見同情。

哪個女人不想在曾經心儀的男人面前展現最美好的一面？即便豁達如她亦是不例外。

她沒了長公主的頭銜，可未失了長公主的骨氣，她寧可他待她一如以往的冷淡，也不希望他同情她。

洩憤似的大口吃著豬肚粥，雖然沒什麼胃口，不過殷晚棠還是堅持不浪費一口米糧。

這時候顧萱懷才揉著眼睛步入了堂屋，打從滿五歲後，他自認已經長大，起床便不再讓雪雁服侍，自個兒洗漱穿衣，也自個兒走過來用膳。

既然孩子願意獨立，殷晚棠也由著他，只是等他走近，她仔細地替他拉好衣服沒穿好的皺褶，然後整理了下他頂上歪了一邊的小小文士髻，才讓他上桌。

她並沒有餵他吃早膳，而是將唯一一碗餛飩湯推到他面前，遞了調羹給他。

「顧小公子今兒個晏起了，昨晚做賊去了？」

顧萱懷吃了一口餛飩，聽到母親的問話，把食物嚥下後才訥訥地道：「我……我昨夜跑去看那大官了。」

「哦？你看了之後有什麼感想？」殷晚棠掩飾住心頭緊張，好整以暇地問。

「那位顧先生也是這麼問我的。」顧萱懷見母親並未見怪，這才笑嘻嘻地回道：「我覺得他一定是个好官！」

「想不到你對他的評價倒是挺高的。」殷晚棠語氣有些酸溜溜的。

「娘，我爹快回來了，妳說我爹會像顧先生那樣好嗎？」顧萱懷內心裡曾無數次想像自己父親的模樣，但昨日見了顧先生後，心目中父親的形象總忍不住朝著顧先生貼合。

殷晚棠愣了一下，先看了一眼周嬪嬪，周嬪嬪眼中露出了為難，欲言又止，她又看向雪雁，後者卻是直接低下了頭，不敢直視她。

她垂下了眼，心頭好一番鬥爭，最後良知抬起了頭，把心一橫，目光轉回顧萱懷時，已是一臉笑容。

「萱兒，昨夜那個顧先生，其實就是你親生父親。」

顧萱懷一口餛飩還沒吞進去，直接傻不隆咚地張口結舌看自己的母親。

殷晚棠順手把他的嘴巴一關，看那傻小子本能的開始嚼食，完整吞下後，她才哭笑不得地道：「娘說過嘴裡有食物不能開口。」

「我我我……我很快就吃完了！」顧萱懷飛快地將碗裡的餛飩吃光，湯也喝得一滴不剩，才急急忙忙放下碗問道：「娘，我完了！妳快告訴我那顧先生真是我爹嗎？」

「急成這個樣子，娘教你的禮儀都掉水裡了。」殷晚棠好笑地讓他先漱口淨手，這一次她也沒打算逗他，等他將自己打理好，便開誠布公地道：「真是你爹，顧先生就是顧延知，以前你娘我還是明珠長公主時，顧延知就是駙馬，只是後來我們沒住在一起了。」

她一向不瞞顧萱懷什麼，唯獨父母和離的真正原因她沒有說過，因為她覺得這是大人之間的事，不應該影響到孩子。「你是在我們分開後才出生的，所以顧先生並不知道你的存在。」

「是這樣啊……」或許是年紀太小，父母為什麼分開顧萱懷也沒想到要問，他心中有更關心的事。「那娘妳會告訴他我是他兒子嗎？」

殷晚棠深吸了口氣，而後斬鐵截鐵地說道：「會。」

她揉了揉他的頭，目光複雜卻溫柔。

「你爹那裡，可是比娘這裡要熱鬧多了。他是狀元郎，可以教你學問，他府裡還會有護衛，教你武藝騎射。而且你還有個祖母，就是你父親的娘……」

顧延知的母親王氏其實與殷晚棠並不對盤，或許婆媳天生對立，即使是長公主的婆婆也不例外。

當初顧延知尚公主，王氏也不得不和兒子住在長公主府，處處覺得低人一等，又無法擺出當婆婆的派頭，自然對長公主很不待見。

當初驕傲的明珠長公主知道王氏不喜歡自己，便也擺著架子不願親近，不過殷晚棠只是不理王氏，卻沒有虧待或是藉著權勢壓迫對方，但是長公主府的下人難免看人下菜碟，王氏受到不少冷嘲熱諷，連太后都多次敲打王氏這個婆婆，無怪乎王氏只要見到她就沒有好臉色。

不過這些，殷晚棠自然不會告訴顧萱懷，顧萱懷的立場與她不同，他是王氏的親孫子，王氏想要一個孫子可是想瘋了，沒有理由遷怒他。

「……你祖母是個慈祥的人，心很軟，照顧晚輩相當周到，若是哪日你見到她，她一定喜歡你。」殷晚棠回想著王氏與顧延知的互動，那真是見面憐清瘦，呼兒問苦辛，好像自己這長公主從來都待他不好似的。顧萱懷的模樣有八分像顧延知，王氏應當也會愛屋及烏。

「真的啊！我還能見到祖母嗎？」顧萱懷想不到除了能見到父親，還多附贈一個祖母，語氣都興奮起來。

「可以啊！只不過你爹這次回京述職，行程比較趕，才會自己先回來，你祖母應該在後頭回京，就是不知行到哪兒了。哪日你到了顧家若是沒見到她，姑且等候一陣子，一定能見到的。」殷晚棠合理猜測。「她肯定會對你很好的，所以你若見了她，也要好好孝敬她，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我知道！娘，那妳什麼時候要告訴爹，我就是他的兒子？」顧萱懷都快坐不住了。

如果沒見過顧延知，那麼顧萱懷可能還按捺得住，但明明昨晚相見了卻不相識，他對顧延知又印象極好，自是迫不及待。

殷晚棠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，只是定定地看著他，像是要將顧萱懷臉上的每一根毫毛、每一分表情，都深深的印在腦海之中。

好半晌，她才慢慢綻開一個笑，即使這笑只在臉上，不在眼中。「萱兒，娘問你，你願不願意離開這裡，和你父親學習學問，以後就和爹及祖母住在一起？」

「當然願意啊！」顧萱懷沒有意識到，和爹及祖母住在一起，便是與母親的分離。他還兀自沉浸在與父親重逢的愉悅之中。

「小胖每次和他爹去哪裡都不讓我跟，現在我自己有爹啦！比他爹高，比他爹長得好看，學問也比他爹好，官位也比他爹高！等到我爹來了，我一定要帶他去讓小胖看一看！然後讓爹帶我去京裡玩，買麵人兒，不讓小胖去！」

聽到顧延知在兒子心中居然是這種作用，殷晚棠嘆噓一聲，這會兒是真的笑了，還笑出了淚花。

「你放心，娘很快就會幫你達成願望，讓你爹帶你去向小胖炫耀，帶你去京師買砂鍋那麼大的麵人兒，還要帶你去看外頭更寬廣的世界……」

CRESCENT